



杰克·伦敦文集

JACK LONDON

5

河北教育出版社

杰克·伦敦文集

十二卷版

胡家峦 主编

Jack London

月 亮 谷



“奔驰吧，骏马！
一直向前，向前
让每一条起伏不平的轮沟伸展：
你们用汗水凝聚的力量
将变成金色的光环
金光灿烂如天上的太阳。”

第一部

第一章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萨克森？一起去吧。纵然是砌砖工人的聚会又有何妨？我会在那里交上有身分的朋友，你也一样。艾尔·维斯塔乐队演奏得棒极了。而你恰恰是喜欢跳舞的呀——”

五六米之外，一个矮胖的、上了中年的女人打断了那位姑娘的劝诱。这位年长女人的背已经扭曲，而那背——难看、鼓凸，甚至有些畸形——开始痉挛地起伏。

“天哪！”她大声叫喊着。“啊，天哪！”她惊恐的目光，就像掉入陷阱里的一头野兽的目光一样，在那间涂成白色的大房间里来回扫视着。这是一间闷热难当，弥漫着浓重湿气的房间，蒸汽正从许多烫衣女工熨斗下的湿布上滋滋地冒着。所有在她附近正在又快又稳地挥动着熨斗的女工全都将目光投向了她，见到了她这副模样，有些女工的熨斗悬着不动了，有的则放慢了速度。这位年长女人的尖叫声在这些熨烫新潮服装的计

件女工心中引起了一阵“报酬将会受损”的战栗。

她尽力控制着自己，显然十分吃力地抓起了熨斗，在烫衣板上轻薄易损、镶有饰边的衣服上无力地胡乱地熨烫着。

“我看她的老毛病又犯了——你说呢？”那姑娘说。

“真是不幸，一个像她这么一把年纪的女人，况且……境况又不好，”萨克森一边回答，一边用发烫的熨斗烫着一条饰边。她的动作灵巧舒展，又快又安全，虽然由于劳累和使人疲乏的高温，她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可她的速度却一点也没有放慢。

“她还有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在教养院呢，”在邻近一块烫衣板前干活的那位姑娘表示同情，但口气有些轻蔑。“但你明天一定得去威斯尔公园，萨克森。砌砖工人的聚会总是那么热闹有趣——拔河啦，胖子的跑步比赛啦，真正的爱尔兰快步舞啦，还有……要什么有什么。那大帐篷内的舞场可是一流的哟。”

但那位年长女人又一次打断了那位姑娘的话头。她的熨斗掉在了她熨烫的那件女用仿男式衬衫上，双手吃力地抓住烫衣板，笨拙地摸索着，双膝和臀部已经着地，就像一只半空的口袋，坍塌在地板上，熨斗下的布散发出了难闻的烧糊了的刺鼻气味，与此同时，在这间密不透风的屋子里响起了胖女人长而刺耳的叫声。在她附近正干着活的女工见此情景便急忙跑了过去，她们先拿开了发烫的熨斗，抢出了那件烧糊了的衣服，接着便拥向那女人想把她搀扶起来，就在这时一位女工头怀着一副好战而又挑衅的神气，沿着通道急急地走了过来。离得稍远一些的女工们紧一下慢一下地继续干着，但速度却慢了许多，这使整个烫衣间的工作足足损失了一分钟。

“真是连条狗都不如，”那女孩一边咕哝着，一边有些不顾

后果地将熨斗重重地摔在托架上。“女工们的命就是不值钱。我不干了——我就打算这么做。”

“玛丽！”萨克森带着一种深深的责备叫着对方的名字，为了强调后果的严重性，她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熨斗，这样她便少熨了十几下。

玛丽向她投来一丝惊恐的目光。

“我不是那个意思，萨克森，”她低声地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决不会那么做的。但你也得想一想，这样的日子不得把人的神经都绷断了么。听着！”

那个犯病的女人，仰卧在地，脚后跟不住地擂打着地面，不断地令人心烦地尖叫着，就像一架警报器。两个女人拽着她的胳膊正沿着过道把她往前拖着。那女人双脚擂打地面的咚咚声和尖叫声一直延续到通道的尽头。那儿的门开了，一阵巨大的、原先压抑着的机器的轰鸣声突然闯了进来，那女人咚咚的擂地声和尖叫声在那扇门关闭前就被机器的轰鸣声淹没了。只有那不祥地飘散在空气中的烫衣布烧焦的气味仍使人想起刚才发生的事。

“真让人受不了。”玛丽说。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多数熨斗都在有节奏地起落着，整个烫衣间的速度一点也没有慢下来；而那女工头则在通道间大步地来回走动，她那带有威胁性的目光不住地搜索着女工们可能会出现早期体力不支和歇斯底里发作的症候。偶尔，会有一两个烫衣女工停一停手中的活儿，喘一喘气，或叹息一声，便又无可奈何地拿起熨斗继续干活了。夏天长长的白日渐渐变暗，但它的热劲却丝毫不减，在惨人耀眼的灯光下，女工们的活还在继续着。

直到九点钟，先干完了活的女工才开始回家。原先堆得如

山一般高的那批新潮服装已熨烫完毕——只有少数几件还零星地留在烫衣板上，女工们仍在那儿忙碌着。

萨克森比玛丽先干完，在走出车间的途中她在玛丽的烫衣板旁停了下来。

“已是星期六的夜晚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玛丽有些沮丧地说，她那略显稚嫩的双颊有些苍白凹陷，黑色的眼中露出忧郁疲惫的神色。“你这星期能挣多少钱？”

“十二美元二十五美分，”萨克森颇为得意地回答说。“要是给衣领上浆的那伙人手头再利索点的话，我还能多挣一点呢。”

“唷，真棒！真得恭喜你啦，”玛丽表示祝贺。“你真是个手脚十分麻利的人——干起活来如风卷残云似的。至于我——辛辛苦苦一星期，只挣了十个半美元。……明天九点四十分再见。当然现在该说再见了。在跳舞开始前我们可以在附近转一转。下午我的许多好朋友都要去那里呢。”

在离洗衣房两条街口的拐角处的弧光灯下，聚集着一帮不三不四的人，萨克森加快了脚步。当她们从他们身旁走过时不由自主地绷紧了面孔。她没有听清那伙人嘀嘀咕咕地对她评论着什么，但从那放肆的笑声中她早就猜到了，这使她非常生气，脸都变红了。她在夜色中急急地走着，此时天气已渐渐变得凉爽了，走过三个街口，往左拐，再往右拐。街道两边都是工人们的住房，这是些用木板搭起来的房子，岁月的风尘早已使它们变得肮脏不堪，如果它们惹人注目的话，也只是它们质量的低劣和面貌的丑陋。

尽管四周一片漆黑，然而她却一点也不会走错，不一会儿，她便摸到了那扇熟悉的歪斜的大门，那扇一开便发出尖锐刺耳的吱吱声的大门。她沿着窄窄的过道向后走去，想也不用

想就避开了绊脚的地方。她走进了厨房，厨房里只有一盏煤气喷嘴灯在忽明忽暗地闪烁着。她把灯开到最亮处。这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但并不显得凌乱，这是因为缺少家什而没法让它凌乱的缘故。抹在墙上的灰泥由于许多个洗衣日蒸汽的蒸熏而失去了底色，又因前一个春天的大地震而变得裂痕交叉。那地板已成脊状，裂了许多大口，变得凹凸不平，炉子前面的那块地板已经磨穿，用一个五加仑的油桶砸扁成双层修补在那里。一个洗涤槽，一条肮脏的环状毛巾，几把椅子，一张木桌，这就是厨房里的全部家当。她将一把椅子拉到木桌旁时踩着了一只苹果核，脚下嘎吱一声，苹果核便碎了。在一块磨破的满是油腻的桌布上摆着晚餐。她想尝尝凉豆角，见牛油太多，便放弃了，于是在一小块面包上涂了些黄油。

那本来就不结实的房子在一阵沉重蹒跚的脚步声中摇晃起来，萨拉从里面的门里走了进来，她中等年纪，乳房下垂，头发蓬乱，脸上已起了皱纹，显出一副易怒的神色。

“嘿，你回来了，”她阴阳怪气地打了个招呼。“我干什么都没心思。你瞧这鬼天气！我都快要热死了。小亨利又割破了嘴唇。医生不得不给他缝了四针。”

萨拉走了过来，像座山似地站在了桌子旁。“这豆角怎么啦？”她挑衅性地问道。

“没什么，只是……”萨克森屏声敛气，尽量避免对方可能会爆发的怒气。“只是我并不怎么饿。一整天天气都这么热。烫衣间里太让人难受了。”

她毫不在乎地喝了一口泡了很久的凉茶，嘴里便立刻冒出了一股酸味，她当着这位嫂子的面，毫不在乎地咽了下去，并把杯中剩下的凉茶也大口吞了下去。她用手帕擦了擦嘴，站起身来。

“我想我得去睡觉了。”

“我想你是要出去跳舞吧，”萨拉颇为蔑视地说。“你每天晚上回来都是一副累得要死的样子，可是每星期说不定哪个晚上你倒能出去跳舞，一跳便是好几个小时，这不是滑稽透顶么？”

萨克森想说什么，咬了咬嘴唇忍住了，但最终还是失去了控制，于是怒气冲冲地大声责问道：“难道你不曾年轻过么？”

未曾等对方回答，她便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那房间的门是直接朝厨房开着的。房间很小，约十平方米左右，地震在墙上留下了斑斑伤痕。一张床，一把廉价的松木椅子和一个古老的五斗橱便是房里的全部家当。萨克森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这个五斗橱。打一见到它起，她就把它编织进自己最早的记忆中了。她知道这只五斗橱与她的家人一起装在一辆大草原上常用的四轮大马车里穿过平原来到这里。它是用坚硬的红木做成的。在洛克坎尼翁由于马车倾翻，它的一头被砸裂了，并且凹了进去。最上面的那个抽屉的正面留有一个修补过的子弹孔，记录着在小梅多一带与印第安人的激战。这一切都是她的母亲告诉她的；母亲还告诉她，这红木五斗橱最初是与家人一道从英格兰来的，它到达美洲的那天乔治·华盛顿还没有出生呢。

在五斗橱上方的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线脚下插着一些青年男女的照片，还有一些一群群野餐者的照片，这些照片里小伙子们潇洒地将帽子挂在脑后。手拉着手将女孩们围在中间。沿墙稍远些的地方挂着一本彩色挂历，贴着许多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色广告和图片。大多数图片是关于马的。在煤气管与喷嘴之间的煤气装置上贴着一串写得乱七八糟的跳舞节目单。

萨克森开始脱帽，但却突然跌坐在床上。想到自己所受的压抑，她不由得轻声抽泣起来，就在此时，那扇门并不结实

的门悄无声息地开了，萨拉的声音着实吓了她一大跳。

“你这会儿到底怎么啦？要是你不喜欢那些豆角的话——”

“不，不，”萨克森急忙解释道。“我只是累了，不过如此而已，再说我的脚有点痛。我不饿，萨拉。我真的是筋疲力尽了。”

“要是你来照看这个家，”萨拉反驳道，“你来做饭弄菜洗衣服，忍受我所忍受的一切，你就会知道筋疲力尽是怎么回事了。你现在倒逍遥自在，是的。但等着瞧吧。”萨拉停了一停，幸灾乐祸地咯咯一笑。“等着瞧吧，这就够了，将来某一天你会愚蠢地结婚，跟我一样，然后这一切就会降临到你头上——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你就再也不会去跳舞，再也没有机会穿上长筒丝袜，一次背着三双鞋子去跳舞了。你现在确实很自在——一点也不用想着别人，只想着你娇贵的自己——许多无赖向你飞媚眼，告诉你你的眼睛怎么怎么媚人。哼！有一天你会与其中的一个漂在一块儿，然后，那伙争风吃醋的家伙说不定会打得你鼻青脸肿呢。”

“你别这么说了，萨拉，”萨克森抗议道。“我哥哥从来都不曾伤害过你。这你是知道的。”

“他可得有那个胆量。这家伙是个窝囊废。他的出身虽比你鬼混的那伙人好些，但他挣不了多少钱，也买不起三双鞋供他老婆跳舞，这又有什么用。他结交的那些人比你结交的那伙无赖强多了，正经女人是不会沾他们的边的，可结果还不是一样。你跟那伙人鬼混了这么久，居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真让我捉摸不透。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善于周旋——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每次带着三双鞋去跳舞的一个年轻女子不会想别的事而只想自己快乐，而且会想方设法得到这种快乐，对这一点，我了如指掌。我当姑娘的时候可没有这些事。我要是做了像你

现在做的那些事，我母亲不剥了我的皮才怪呢。在这一点上她是对的，就像现在世界上的一切都错了一样。瞧你那位哥哥，成天去参加什么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只会说些空话，还向工会交额外的罢工用费，这意味着从他孩子的嘴里夺走多少面包哟，他本来应该跟老板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的。哼，要是我撒起泼来非要那么干的话，他付的会费早就够我买十七双鞋子啦。你记着我的话，有朝一日，他总会倒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有五张嘴要吃饭，可一点收入也没有呀。”

萨拉停了停，喘了喘气，情绪激昂地准备继续发表言辞更为激烈的长篇演说。

“噢，萨拉，请你关上门好不好？”萨克森请求道。

门“嘭”的一声关上了，萨克森还没来得及再次哭出声来，便听见她嫂子笨重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大声地跟自己叨唠着什么。

第二章

她们各自在威斯尔公园的入口处买了门票。当各人掏出半个美元买票的时候，她清楚地意识到这半个美元需要熨烫多少件衣服才能赚来呀。入场的时间虽说还太早，但砌砖工人们却带着装得满满的午餐盒怀抱着孩子开始往公园里走了——这是一伙身体强健，报酬优厚，生活不错的手艺人。与他们同来的还有他们的祖父祖母们。这些老人穿着得体的美国式服装，他们的身材比较矮小，不仅由于年龄的关系，同时也由于以往艰

难的岁月和辛勤的劳作，这些显然是出生于苏格兰土地上的老人们显得形容枯槁。但他们与这些生气勃勃、生活得很好的子孙们一起缓慢费力地向公园里走去时，脸上露出了满意和骄傲的神色。

玛丽和萨克森当然不能归入这些行列之中。她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中间也没有她们认识的人。不管它是爱尔兰人、德国人或是斯洛文尼亚人的节日；也不管它是砌砖工人、酿酒工人或是屠宰工人的节日，都无关紧要。她们是些专门来跳舞的女孩子们，这些女孩的不断到来，使得她们在所有进门的野餐者中的百分比不断地增大。

她俩在货摊旁闲逛了一会儿，摊主们正在为节日准备花生米和爆米花，然后继续往前走，仔细看了看大帐篷里的舞场。萨克森依着一个想象中的舞伴，试着跳了几步华尔兹。玛丽不由得鼓起掌来。

“天哪！”她大声叫着。“你真是棒极了！长筒袜子又是那么好看！”

萨克森满意地微笑着，指了指穿着古巴式后跟的柔软舞鞋，微微提起了黑色的紧身裙子，露出了整洁漂亮的踝节和纤细好看的小腿，白皙的肌肉透过薄如蝉翼的长筒黑色丝袜若隐若现，发出诱人的光彩。她身材苗条，个儿并不太高，但却有着女性特有的丰满和匀称，优美的线条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漂亮的身条。穿着的仿男衬衫的胸部有一条廉价的装饰绉褶，用一枚仿珊瑚的新型大别针别着。衬衫外套着一件漂亮的袖子只及肘部的茄克衫，双手戴着长及肘部的仿羊皮手套。而她的外表最引人注目最自然的部分还是额前的几缕卷发，那是烫发钳不易做出来的卷发，它们从那顶小小的略显淘气的黑色天鹅绒帽子下滑了出来盖住了眼睛。

见到这一切，玛丽的黑眼睛里放出了兴奋的光彩，她迅速地跑上前去一把抱住对方紧压在自己的胸前，亲了一口。然后她放开了萨克森，对自己的放肆行为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一下子涨红了脸。

“我真喜欢你，”她辩解似地大声说道。“要是我是个男人，我就会成天搂着你。哄得你高高兴兴的。真的，我会的。”

她们手拉着手走出了大帐篷，在阳光下闲逛着，兴奋地挥舞着手臂，她们忘掉了一周的辛劳，尽情地玩耍着。她们靠在展出熊的凹坑的围栏上，那头巨大而孤单的外来动物吓得她们直发抖，于是她们又很快地来到关猴子的笼子前，在那儿开心地笑了足足有十分钟。接着她们又爬上一片高地，鸟瞰一块天然形成的圆形凹地中间的平地上的小型跑道，午后的比赛就在那里举行。然后她们又去树林里勘测一番。树林里有数不清的纵横交叉的小径，这些小径令人吃惊地延伸到枝叶茂密的隐蔽处，那里设有漆成绿色的富有乡村情调的桌凳，许多来聚会的家庭早已预先把它们占下了。在树木环抱的一个草坡上，她们铺开一张报纸，在长得并不太高的草上坐了下来，那草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照耀下已呈黄褐色。她们这样做一半是因为经过连续六天的紧张劳动有些懈怠，一半是为了积攒精力，因为她们还要跳好几个小时的舞呢。

“伯特·万霍普肯定会来的，”玛丽喋喋不休地说。“他说他要带比利^①·罗伯茨来的——他的伙伴们都叫他‘大比尔’。他只能算得上是个大孩子，但他却出奇地强壮。他是位职业拳击家，许多女孩都围着他转。他不善言谈。他比我们刚才见到的

① “比利”（Billy）是“比尔”（Bill）的异体，“比尔”（Bill）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本书男主人公有时被称为“比利”，有时被称为“比尔”，有时又被称为“威廉”。——译者

那头大熊还要厉害。呜！呜！——他就是那样，能把你的脑袋咬下来。他其实并不是一位真正的职业拳击手。他是一位联畜驾驭者——是工会的一员，替科伯雷和莫里森马厩赶车。但有时也在俱乐部里打拳。他的大多数同事们都很惧怕他。他的脾气可坏啦，动不动就挥拳打他的同伴，就像要吃了人家似的。你不会喜欢他的，可他的舞跳得棒极了。他的块头很大，可是他却能在舞场里灵巧地滑来滑去。不管怎么说，你会愿意和他跳舞的。他花钱也很冲，从来不吝啬。可是天哪！——就是他的脾气太坏了。”

谈话就这样东拉西扯地进行着，实际上成了玛丽的独白，她总是将内容集中到伯特·万霍普身上。

“你和他的关系还是蛮亲密的嘛，”萨克森大胆地说。

“我真愿意和他明天就结婚，”玛丽立即感情冲动地说。然后她的脸上出现了暗淡凄凉的神色，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怆。“只是他从来不曾问过我。他是……”她稍停了一下，又突然动情地说了下去。“如果他要对你干什么蠢事，萨克森，你可得提防着点儿。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明天就和他结婚。他是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的心的。”她张着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这是一个滑稽的世界，对吗？”她加上一句。“更像一个引人捧腹大笑的人。而所有的星星都有自己的世界。我很想知道上帝到底藏在哪儿。伯特·万霍普说根本不存在上帝。他就是了不起。他常说些最可怕的事儿。我信仰上帝。你呢？你对上帝是怎么个看法，萨克森？”

萨克森耸了耸肩笑了起来。

“但要是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就会得到报应的，不是吗？”玛丽坚持道。“除了伯特不这么说，其余的人都这么说。他说他从不在乎他做什么，他决不会遭到什么报应，因为当他

死的时候，他就是死的，如果他是死的，他就愿意看到有人向他报复，这样他就会醒来了。你瞧他可怕不可怕？但所有的一切总显得那么滑稽。有时我想到上帝一直在睁着眼睛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时，心里真觉得害怕。你觉得他现在会知道我正在说什么吗？”

“我不知道，”萨克森回答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滑稽的家伙罢了。”

“哦！”玛丽气吁吁地说。

“不管你怎么说，人们说他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萨克森毫不让步地继续说。“我哥哥认为他像亚伯拉罕·林肯。萨拉认为他长着连鬓胡子。”

“我却从来不曾想到过他理着分头的形象会是什么样子的，”玛丽大胆地说出了她的想法，由于害怕，心里不由得战栗起来。“他不可能理着分头。那才滑稽呢。”

“你知道那个瘦小的、满脸皱纹、卖测验智力玩具的墨西哥人吧？”萨克森问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上帝便会联想到那个墨西哥人。”

玛丽放声大笑起来。

“这确实很滑稽。我还从来不曾这样联想过。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就像那个墨西哥人一样，上帝似乎总是在花时间兜售他的难题，他给每个人出一道难题，然后他们就花一生的时间企图解决它。但他们都束手无策。我不能解出我的那道难题。我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再看一看上帝给萨拉出的难题吧。而她又正是汤姆那道难题的一部分，她只是把汤姆那道难题变得更难解了。而他们俩，还有我熟知的每一个人——也包括你——都是我难题中的一部分。”

“可能上帝会给我们出难题，”玛丽考虑了一下说。“但上帝决不会像那个脏兮兮的小个子墨西哥人。我决不会上这个当。上帝谁也不像。你还记得基督教救世军墙上有一条标语说‘上帝是一个精灵’这回事吗？”

“那是他所出的另外一个难题，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精灵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倒也对。”玛丽联想到以前的事不由得怕得发抖，“每当我尽量把上帝想象成一个精灵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裹着裹尸布的亨·米勒向我们女孩子跑了过来。我们当时没有认出他来，这件事几乎把我们吓死。小麦琪·墨菲吓得昏了过去，比阿特丽斯·佩拉尔塔倒在地上吓得一个劲地抓自己的脸。我一想到精灵，我所看到的全部便是一块在黑暗中跑动着的白色裹尸布。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上帝决不会像一个墨西哥人，也决不会理分头。”

一串音乐从舞场那边飘了过来，两个女孩匆忙站了起来。

“吃饭前我们还可以跳几曲，”玛丽提议道。“然后就到了下午，所有的人就都到场了。这些人多数是吝啬鬼——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早到那儿的原因，这样他们便用不着带女孩子到外面去吃饭了。可是伯特花钱很大方，比利也是这样。咱俩要是能比其他女孩早些到那儿的话，他们就会带咱俩去餐馆吃饭。快，快走，萨克森。”

她们到达大帐篷时，没有几对舞伴在那儿跳舞，两个女孩先试着一起跳了一曲华尔兹。

“伯特来了，”当她们跳第二支曲子时，萨克森悄悄地说。

“别理会他们，”玛丽悄声回答说。“咱俩只顾往前跳。不要让他们觉得咱俩在跟着他们。”

但萨克森注意到了玛丽脸上泛起的红晕，感到了她急促的